

# 行為藝術的傳奇—— 瑪麗娜·阿布拉莫維奇

Marina Abramovic, 1946~

文／桃園東南社前總監林千鈴 PDG Soho

蘇荷兒童美術館館長

蘇荷美術國際教學體系創辦人



## 第一次進入官方的藝術殿堂

現代人的眼光能接納的藝術形式，不只繪畫、雕塑，連裝置、錄像……等等已經非常多樣廣泛了，但是「行為藝術」發展了幾十年，當2010年瑪麗娜·阿布拉莫維奇被邀請在當代最具代表性的紐約現代美術館 MoMA 展出時，已經是她從事身體藝術的40年以後了。

行為藝術過去一直在主流藝術的外圍徘徊，只能在世界各地的地下室、倉庫、咖啡廳、小酒吧、小畫廊等非正式的場所展演，而今不僅獲得一個真正的歷史定位，也給陌生好

奇的群眾，拋出一個超出預期的震撼教育。

## 掀起風潮，熱烈迴響超出預期

這檔「藝術家的當下存在」The Artist Is Present 回顧展（圖1），開館的每一天，瑪麗娜·阿布拉莫維奇都穿著純色的長袍，靜默地坐著凝視對面的一位觀眾。正對著她的另一面有張椅子，誰想坐都可以，要坐多久也都沒關係。觀眾與藝術家，一對一，沒有語言文字，只有雙眼無言對望。藝術家的模樣像祭師，眼神寧靜安定，面無表情，時間彷彿被停格在眼神交流的靜默中。阿布拉莫維奇創造了一個不



圖1 藝術家的當下存在 2010



圖 2 藝術家的當下存在 2010



圖 3 藝術家的當下存在 2010

可思議的氣場，用她懾人的內在沉靜力量，透過凝定的眼神，非凡的耐力，傳遞一種現代人類非常陌生的，來自精神層次的訊息。

傳統上觀眾與藝術家透過「作品」這個媒介交流，而在這裡，作品這個媒介被抽離了，行為藝術家沒有作品作為媒介，她和你直接面對連結，藝術家與觀眾成了作品本身，與創作者對望的觀眾，就是這個表演的一部分。

對坐的觀眾有人一坐下就潸潸淚下，或無言凝視，或擠眉弄眼，有人喃喃自語，有人只是微笑蹙眉，也有人故意脫去衣裳、跟她穿同樣的衣服、向她求婚…等等，歷經將近 1,400 個不同的觀眾來了又去，意圖以各式各樣的情境刺激、撼動她的情緒，但藝術家依然雙眼

直視，面容平靜毫無反應，竟像是一座雕像。這些參與群眾多半承認在這短暫靜默對望中，觸動了內在深處某些遺忘的東西。甚至在網上成立一個「阿布拉莫維奇讓我哭泣 Marina Abramovic Made Me Cry」討論群組，擁有突破 85 萬的網路點閱率。

依照館方原先預估，以紐約這個繁忙的都會，根本沒有人有閒情跟你坐下來對看，回應想必是冷漠的。沒想到展覽卻轟動一時，觀眾來自世界各地，參觀群眾超過 50 萬人，突破 MoMA 開館以來的最高紀錄。媒體報導說，來自世界的人都很感興趣，為此而著迷不已，整個紐約都在談論這件事，這就是目前最重要的話題。消息越炒越熱，甚至為了體驗這難得一遇的機緣，群眾必須徹夜排隊。

每天自美術館開門到結束 7 小時，一週 6 天，接連 77 天展出 750 個小時，藝術家只在每人離去時閉目清理，以保持新鮮的臨在接納每一個眼前的人。她一貫是雙手放膝上，面無表情，眼中彷彿無物，不動如山如石，不反映任何人的情緒挑動，保持在一種空無的狀態。

而這狀態直到烏雷 (Frank Uwe Laysiepen, 1943-2020) 的出現才改變。闊別 22 年，曾經與她對坐相望、創始這個表演的搭檔兼昔日戀人的出現，他才讓她淚如泉湧而下。真所謂相顧無言，惟有淚千行（圖 2），最後烏雷伸出雙手，兩人相視相握，了卻這一生的恩仇，那



藝術家的當下存在 1970 年代

種戲劇化的一幕，無言的悵惘，讓現場所有人深深為之動容。(圖3)

## 行為藝術的代表人物

1946年出生在南斯拉夫，父母親都是參與共產黨的游擊隊員，抵抗過二次大戰德國、蘇俄所撩起的侵略戰爭，她的童年與祖母一起度過，直到弟弟出生為止。從小出生在充滿政治、宗教、族裔衝突多事的巴爾幹半島，成長中父母親激烈的政治傾向和軍事化嚴厲的管教，造就她日後作品對人性衝撞對立的探討和反思。

當今阿布拉莫維奇，已經是行為藝術中最受矚目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了，她戲稱自己是：行為藝術的祖母。從70年代開始，當人們聽都還沒聽過，甚至全然不知道行為藝術的時候，她已經採取非常激烈的方式，在探索開創這另類的身體藝術了。1973年的「節奏系列」，她在烈焰濃煙中空息昏厥、用飛刀在自己的手指間穿刺(圖4)，提供74樣物品包括帶刺玫瑰、刀、槍、鎖鏈等危險物品，任由觀眾在她裸體上施用等等(圖5)，這些攸關生死的搏命演出，都是狂野大膽驚世駭俗的。她說，如果人總是用同樣的方式處理事情，不會有事情發生。我的方法是去做我所害怕的事、我不懂的事，去達到沒人到過的領域。她也毫不諱言，這些驚險刺激行為背後的動機，竟是要警醒麻木不仁，日日因襲的云云眾生。

行為藝術是一種過程藝術，只有展演的過程和時間，沒有實質的作品留下。阿布拉莫維奇的作品是性靈、時間、意志耐力三者的結合，藝術家本人的靈性修為如今成為一種創作主要的核心動力。不只挑戰意志與身體的耐力極限，甚至像是一種禮拜的儀式一般，必須內在保持極度的專注莊嚴與寂靜，才能戰勝人類的弱點，透過長時間、以無比的忍耐完成作品。紐約客雜誌以「身體為主體、時間為媒



圖4 節奏系列



圖5 節奏系列

介」形容她的作品，相當貼切。

這一次回顧展包含她早期以來的重要作品。也包括她與烏雷12年共同的創作展演。為了能讓其他演出者身心靈處在最佳狀態，被錄取參與的41位展演者，必須經歷長達3個月包括身體與心靈、精神的鍛鍊。她帶領靜坐、禁語，學習注意力放在當下，從「心態」掌握開始，控制呼吸，將心緒調慢、放空、歸零，不只身體不動也要心靈不語。阿布拉莫維奇認為藝術家是戰士，要打敗的是自己的弱點，如此一來，演出者的能量才能與觀眾連通。

## 相見與再見

阿布拉莫維奇在1976年與大她3歲的西德攝影藝術家烏雷 Ulay, Uwe Laysiepen 相遇，兩個人在11月30日同月同日出生，兩人彼此吸引成為戀人，也展開合作關係。從1976-88年，從兩性共生作為出發點，兩人恍如是連體嬰或雙胞胎，穿著和舉動一致，共創的空間系列與關係系列，為身體藝術締造了很多典範，創出很多前衛且經典的作品：

### 移動關係 Relation in Movement

這展出持續17小時，烏雷與阿布拉莫維奇兩人將長髮結辮繫一起，背對背站立不動，

身體緊繃相連，沒有個體的行動自由，彼此牽制，承受肉體與心智上的折磨，挑戰身體耐力的極限（圖6）。



圖6 移動關係

### 難以了解 Imponderabilia

這是他們最知名的作品之一，他們用身體探索人與空間的關係。兩人全身赤裸，站立在展廳門兩方，參觀者必須從兩人之間的空隙穿過，到底是該面向女方，或向男方？無論面向何方總會碰觸到其中一方的身體，觀者會有遲疑、不安、尷尬、難堪的感覺（圖7、圖8）。



圖7 難以了解



圖8 難以了解

### 潛在能量 Rest Energy 1980

烏雷在一端手持一把弓，箭頭直指阿布拉莫維奇的心臟，蓄勢待發的緊張關頭，箭弦拉得很緊，必須絕對專注的力道，兩人的身體都

向後傾，這恐怖的平衡持續4分鐘，倘若一失神，箭發人亡，透過麥克風在空間擴大，兩人急促的心跳聲，死亡就近在咫尺。如果沒有絕對默契和信任，死神就在身旁守候，這真是玩命的一場演出，充分展現兩人合作的默契，也彷彿預警他們關係的緊張（圖9）。



圖9 潛在能量 1980

### 海上夜航 1981-87

這是「藝術家當下臨在」的前身，這一對行為藝術的金童玉女預計在世界各畫廊持續展出5年工作90天。兩人終於結束激烈衝撞的緊張展出模式，改以另一種極端靜態的對望。安靜下來，只要雙眼對看，什麼都不需做。沒想到看似簡單，反而「什麼都不做」最難。

這需要極為專注的心神，堅毅的耐力，以及內在的修為，才能在眾目睽睽之下忍受長時間不吃、不動、不語，不只身體被禁錮在椅上，連心念都不能分散。

原先是場為期19天的表演，但在第13天，烏雷突然站起身，說他忍受不了、坐不下

去了。理由是男人的身體與女性的耐力不同。他痛苦不堪，完全無法堅持，而她卻樂此不疲，總是能夠寧靜又穩定持續到底。最後總是阿布拉莫維奇自己留下繼續展演，而烏雷退出。這對情侶與合作夥伴的完美組合，在 12 年後逐漸走向解體。

### 情人——長城

#### The Lovers - The Great Wall Walk 1988

在中國的萬里長城舉行分手儀式——這是他們最後的共同作品。阿布拉莫維奇從山海關向西，烏雷從戈壁沙漠嘉峪關向東，個別走了 2,500 多公里，在山西的二郎山會合，長城遠征，只為揮手告別，這一別再見時，已是 22 年以後。親密關係一出現裂痕，代之的是衝突與背叛，合作的可能性也就完全破滅，阿布拉莫維奇最後的結論是「一個藝術家不應該愛上另一個藝術家」，2015 年 11 月烏雷控告阿布拉莫維奇未能履行合約，支付共同創作版權收



圖 10 情人——長城 198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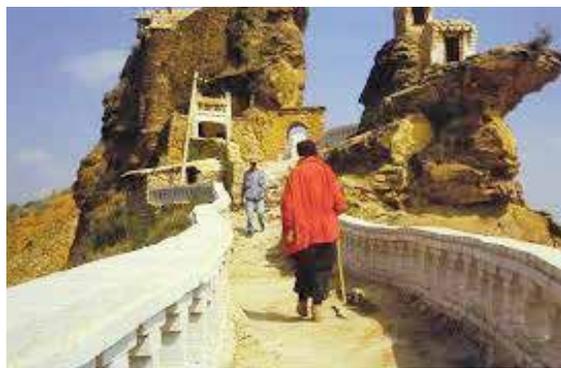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11

益，雙方各執一詞，只能對簿公堂（圖 10、圖 11）。

### 巴爾幹巴洛克 Balkan Baroque 1997

這是在威尼斯 47 屆雙年展的參展作品，並且奪得最佳藝術家金獅獎榮耀。阿布拉莫維奇坐在 1,500 塊血腥肉骨堆中，一面洗刷，一面吟唱家鄉的兒歌，背景是她與父母兒時的影像。這個展出接連 4 天每天 6 小時，她總是能忍常人所不能。血腥與惡臭的驚駭畫面，充滿了故鄉巴爾幹半島人類廝殺征戰的痛苦與死亡隱喻的張力，怵目驚心，卻是涵義深刻直指人心（圖 12）。



圖 12 巴爾幹巴洛克 1997

### 成為大眾明星

MoMA 個展之後，彷彿發掘出一個流行的大明星，阿布拉莫維奇登上時尚雜誌的封面，拍攝紀梵希化妝品廣告，在當紅說唱歌星的 MV 中出現，藝術家向來高高在上，與大眾通俗娛樂劃清界線，而她卻以大眾文化明星的姿態出現在各類媒體中。反對者批評她迷戀聲名，從藝術家變成明星，也違反了行為藝術的本質——行為藝術的一次性、不可重複的重要守則。行為藝術強調的是現場，重點在藝術家與觀眾的直接溝通，不假任何媒介，也絕對與戲劇不同。作為此道上的先驅先行者，她不會不理解，但她似乎無意遵守這個「不應被重複、不可商品化」的基本規則。

在阿布拉莫維奇的實驗中，不只希望開發語言和行為的偶發性，或是與舞台劇合體、與音樂舞蹈的連結，或進入藝術學院內開門行為

藝術課程栽培後進，甚至在 2016 年甫發表，將興辦成立一個阿布拉莫維奇行為藝術學校。以上種種，可以想見必然引來一陣嘩然，但也可見行為藝術已被推向一個從未有過，新的可能性。自此之後，在阿布拉莫維奇不按牌理出牌，一再推陳出新的展演中，行為藝術的理論和原則，不只被打破，彷彿也宣告即將踏入新階段。

## 回到當下

行為藝術家像畫家一樣，各家各有不同風格，阿布拉莫維奇做的是身體藝術，她以狂野大膽、驚世駭俗的作風聞名，挑戰探索身體與精神忍受的極限。早期她以激烈的方式在自己的身體為實驗的對象，使用煙霧、氣體、藥物等總總極端的方式，測試人類肉體忍受痛苦的現象。到了近年，她嚮往神秘主義的精神領域，曾經到喜馬拉雅山的寺廟中靈修靜坐，探討對死亡的思考以及瀕死意念，追尋心靈底處一個如如不動的寧靜核心，這些是從藏傳佛教與土著民族的文化中尋索的創作靈感。

人類害怕受苦，害怕痛苦，害怕死亡。我在觀眾面前展現害怕，我從這些恐懼中解放了自己，我是你們的鏡子。我可以，你也可以——阿布拉莫維奇如是說。正解釋了我們的疑惑，她從對人性衝突對立的緊張關係、到戰爭死亡的殘酷現實，藉由揭發自己內在的恐懼，釋放恐懼，這也是人類最基底的情感，才能引起廣大群眾的共鳴。

阿布拉莫維奇多年來，透過多樣形式呈現作品，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調性，顯示她的用心總是對焦在探觸人類心靈的幽微面。她認為歡樂並不能教人學會什麼，只有勇敢直視恐懼的面貌：痛楚、苦難和障礙，才能獲得淨化和轉換，使人變得更好更強。但現代人太奔忙於外在的爭逐，遺落了內在深處的沉靜力量，改變生活的步調和心境，回到「當下此刻」至關重要。阿布拉莫維奇從早期激烈控訴的極動，到近年當下臨在的極靜，她其實自己提出問題，也自己回答了問題。

## 行為藝術 Performance Art

行為藝術必須符合創造一個「事件」的概念，注重藝術家在這個行為過程的意義。

為了要擺脫藝術在傳統中，充滿神聖高尚的獨特地位，藝術家以普及普遍、平凡平淡的方式表達，這種藝術形態需藉由特定的內涵與環境，進行表演性特徵活動，典型的過程藝術，非常注重藝術家行為過程的意義。

行為藝術的過程進行中必須有觀眾參與，讓作者與觀者直接溝通傳達，產生增強認同。而行為藝術必須由藝術家與觀眾共同創造才算完成。

有別於過去的架上繪畫、傳統雕塑，是由一個物件所構成，行為藝術的四大基本元素：時間、地點、行為藝術者的身體、與觀眾的交流。它有各種流派：身體藝術、衝浪藝術、動作師、互動媒體、新達達主義者，它的方式是現場藝術、行動藝術或演習，是觀念藝術的一種。

## 身體藝術

身體是藝術家的題目和媒材，而且必須在公共場所展演。藝術家無法單方完成作品，必須有觀眾的參與。從 1960 至 70 年代開始，他們反對傳統藝術的很多特質，包括：藝術是永恆的、靜態不動的，可擁有、可販售的，而身體藝術重點是藝術家的身體，它本身是基於時間的，抓住剎那的瞬間，它是反時間、反市場的。具備暫時的特性，沒有實質作品，展演結束後即消失不見，只留下照片攝影。

本文圖片僅提供教學使用，請勿轉載。